

日语语言学研究

——徐一平教授

华诞 纪念

《日语语言学研究》编委会 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日语语言学研究

——徐一平教授

华诞纪念

《日语语言学研究》编委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语言学研究：徐一平教授 60 华诞纪念 /《日语语言学研究》编委会编.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178-1701-7

I. ①日… II. ①日… III. ①日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985 号

日语语言学研究——徐一平教授 60 华诞纪念

《日语语言学研究》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姚 媛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97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701-7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徐一平 教授

《日语语言学研究》编委会

(按拼音顺序排列)

贾黎黎 李所成 盛文忠 苏 鹰
张 兴 赵 蓉 朱鹏霄

师生情谊 桃李芬芳

(代前言)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当你对这些词语产生实际感受时，说明你的年纪已经不轻。2016年7月22日，我将年满60岁。在中国，人们习惯把这一年龄称为“花甲”。花甲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历法，以60年为一循环，一循环称为一甲子，又因干支名号繁多且相互交错，故称“花甲”。而在日语中则称之为「還暦」(還暦の「還」は「かえる」「もどる」という意味で、「暦」は干支を意味する。十干と十二支の組み合わせは60通りある。60年で干支が一回りし、生まれた年の干支に戻ることから「還暦」というようになった)。无论中国和日本，都看重这一年龄与天干地支的关系，到了这个年龄，说明你来到这个世上已经走了一圈，该进入第二个循环了。当然，在当今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医疗水平的发达，人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都已经不那么稀奇，这60岁的年龄在某些领域或某些层次的人群中也只能被看作一个小伙子或晚辈。尽管在社会层面，有许多行业规定60岁就要退休，但对即将退休的人来说，甚至会把这一变化视为自己人生将迎来的又一个春天。

当我的博士研究生们向我提起，以我60岁为契机，大家一起出版一本论文集以示纪念时，我开始也还是有些犹豫。一是如前所述，在当今的时代，60岁还应算是老年圈里的年轻人，在研究的道路上自己还有很多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或展开，还没有到总结归纳的时候；二是感到这种做法在自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日本时比较多见。自己的老师60岁将从国立大学退休时，曾经的弟子们为了纪念，一起为老师出版了一本“还历纪念论文集”(還暦論文集)。但在如今日本各大学延长退休年龄以后，出版“还历纪念论文集”的情况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出版“古稀纪念论文集”(70岁纪念)或“喜寿纪念论文集”(77岁纪念)等。

但同学们热情不减,而且提出“徐老师学习、教授、研究日语已达半个世纪,我们非常愿意与老师分享其间的心得体会;同时我们同门的同学(学生们自发组成的微信群取名为‘徐门会’)已有 20 人,如果能搭建个平台,大家把近期的研究成果发表到一起也是一次相互学习、交流的好机会”。

听到这里,我也感觉这样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自从我 1965 年 9 月在小学三年级时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开始学习日语,到 2015 年正好 50 年。在这半个世纪之中,自己从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学习日语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以日语为自己的专业,不仅教授日语还从事日语研究,不仅自己研究还培养年轻人走上日语研究道路的大学教授。而且在此期间,我们在国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对日关系上经历了从中断的邦交到邦交正常化,从“世代友好”不绝于耳的关系到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两国相互警觉、相互牵制的关系,从各个角度讲都是一段值得回顾并总结的经历。自从我 2000 年正式挂名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在我指导之下培养出来或正在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达到了 20 人(其中 2 人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风华正茂,充满着研究的干劲和敏锐的目光,让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能成为一股研究的力量,同时也是对自己培养结果的一次汇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担任主策划的同学们把文集设计成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以采访的形式,分别从“关于我本人学习日语并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大致历程”“关于我本人日语语言学研究的经验、心得、体会”“关于今后日本学研究的趋势”等三个方面对我进行了访谈。

通过第一部分的访谈,我对从学习日语到教授日语,再到研究日语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也促使我思考了从学习、教授、研究日语到关注全国的日语教育、日语研究乃至日本研究整体的趋势与发展。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想起了自己成长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帮助、指导、教诲的每一位老师。如对我进行日语启蒙教育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关沫然老师、梁丽常老师、刘淑兰老师、德地香缕子老师、吴之荣老师、李孙华老师;在大学给予我进一步指导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沈茅一老师、潘国男老师、桦康平老师、青木五郎老师;在我参加“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时,为我开启一个通往日本乃至世界之窗的日方派遣教授佐治圭三老师、金田一春彦老师、水谷修老师、竹中宪一老师、中川正之老师;在我留学日本期间指导我开始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尾上圭介老师、

山崎馨老师；在我回国任教从事日语教育、开始担当院系级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引领我一步步成长的李德老师、李书成老师、严安生老师，等等。其实不光是在日语方面，在我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还有许许多多给予我谆谆教诲的老师，不胜枚举。如果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老师们给予我的雨露和滋养，成为我一路走来的力量与源泉，他们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使我终生难忘。

第二部分刊载了 21 位同学的研究论文（还包括 1 位曾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修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他们的研究范围涉及日语本体研究、汉日语言对比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有语言类型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描写语法研究，从内容上来说有语法研究、词汇研究、句式研究、交际内容研究，等等。可以说涵盖了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也表现出他们深厚的语言研究功底和严谨的研究态度。这每一篇论文看上去都像一朵盛放的花朵，象征着我国日语研究学界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未来。

这 20 位我的博士研究生和我指导过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都是我的骄傲和财富。他们个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不仅有从硕士阶段就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学习的学生，还有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日本琦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经常一起相互切磋，深入探讨，有时甚至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股学习上的认真劲儿，作为他们老师的我看到了也颇为感动。当看到他们提交一篇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最后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证书时，作为老师确实是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当然，他们这些成绩的取得也还有与我们实施共同培养方案的日方教授们的功劳。这些博士研究生在访日研修期间得到了日方接收大学各位老师的严格指导和训练。他们分别是：大阪大学的仁田义雄教授、国立国语研究所的井上优教授、东京大学的尾上圭介教授、大阪大学的古川裕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的佐佐木泰子教授和森山新教授、国立国语研究所的熊谷智子教授、创价大学的守屋三千代教授、爱知大学的荒川清秀教授、神户大学的松本曜教授、国立国语研究所的影山太郎所长和野田尚史教授、早稻田大学的森山卓郎教授、筑波大学的杉本武教授、神户大学的定延利之教授、明治大学的田中牧郎教授、同志社女子大学的村木新次郎教授等。这些博士研究生毕业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以后，任职于国内不同大学。

这些大学有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湖南大学；他们当中已有 1 人是教授，9 人是副教授；1 人担任院长，1 人担任校级研究中心副主任，1 人挂职担任校办副主任兼院长助理，1 人担任院长助理兼院级研究中心主任，2 人担任过教研室主任；5 人将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出版；4 人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些骄人成绩可以说是他们给予导师的最好回报，也是令每一位以“桃李满天下”为幸福基点的教师都会感到无比自豪的荣光。

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够成为我们师生共勉的精神食粮。原本我们也只是在师生之间策划此事，没有向其他专家、学者约请稿件，然而有幸的是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派遣教授，同时也是我们学生访日研修合作导师的早稻田大学森山卓郎教授正巧来京讲学，得知此事，热情地表示要赐稿，盛情难却，因而又为我们的论文集增添了一篇卓有分量的大作，在此向森山卓郎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实，在这里还有许多心里话想要表达，但一篇小文也是表达不尽的，最后我想以我在进入六十花甲之年有感而发的一首小诗，来结束此文：

六十感怀

弹指一挥六十载，回首往事美猴王*。
半世探究汉和语，全心教授日文章。
不追功名不求禄，只喜桃李竞芬芳。
而今虽已至耳顺，破浪扬帆又启航。

（※2016 年的干支为丙申猴年，因而感慨羡慕美猴王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徐一平

2016(丙申)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访谈录

徐一平教授访谈录(上).....	5
徐一平教授访谈录(下)	12
徐一平教授主要成果	19

论文集

事態選択形式再論

——必要・許可などをめぐって	森山卓郎 / 27
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类型分析	吴 宏 / 45
语言的交互主观性与交互主观化	

——以日语中的「だろう」为例	张 兴 / 55
----------------------	----------

表量结构「なにも」的句法语义特征

——兼谈两种量化机制	贾黎黎 / 65
------------------	----------

对日语数量形容词中肯定与否定不对称性现象的考察

.....	朱鹏霄 / 78
-------	----------

いわゆる「終止形」の本質	李所成 / 95
--------------------	----------

日语「にーが」构式的多义性研究	赵 蓉 / 104
-----------------------	-----------

類型論の立場から見る中日類別詞の序列	盛文忠 / 113
--------------------------	-----------

“和平”的语义论	梁 爽 / 129
----------------	-----------

汉日对场景把握及维护人际关系方式的差异

——以拒绝言语行为为中心	王 源 / 139
--------------------	-----------

日语中的否定接头词「不」

——当词根为形容词时 李 莉 / 150

日本語形容詞「甘い」の意味拡張に対する認知的考察

..... 姜 红 / 161

実験に基づく非意図的結果他動詞文の考察 王 欣 / 178

日语连用形名词的话题/主语不对称现象考察 沈 晨 / 194

極限のとりたてについての研究

——とりたてられる要素のスケール性を中心に

..... 李占军 / 206

关于「たり」的并列项间的意义关系的探讨

——兼与汉语并列表现对比 苏 鹰 王文婷 / 224

日语使役句中使役对象的格标记探析

——以自动词使役句为中心 孟会君 / 237

日本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非協調性について

——記述的アプローチの試み 楼迪之 / 256

日中同形語の字形表記に関する一考察 叶栩邑 / 269

意味による二字漢語サ变动詞の单語形と構文形との交替条件

..... 袁建华 / 282

关于自他对应动词语形态的考察 丁文博 / 295

身体語彙「アタマ」意味拡張のメカニズム及び方向性に対する一考察

..... 杨 玲 / 318

编后记 / 336

执笔者介绍 / 337

访谈录

2016年7月(丙申年乙未月),日语语言学泰斗、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先生将迎来六十甲子华诞。为对先生学术生涯做一回顾并与后来人分享先生的学术经验,学生们策划采访方案,拟定采访计划,于2016年2月25日下午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围绕先生五十余载日语求学治学之路、日语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及学科间的关系等问题对先生进行了访谈。访谈文字经由学生杨玲、丁文博依据录音整理而成,后由袁建华进行校对,并以访谈文字为基础分别由杨玲、赵蓉整理成《徐一平教授访谈录(上、下)》二辑。

学海泛舟迎甲子 桃李芬芳庆还历

——徐一平教授访谈录(上)

问：徐老师，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日语学习和研究之路的。

徐：我就从开始学日语讲起吧。我今年正好是本命年六十岁，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日语，正好是1965年9月份。人生六十载，六分之五的时间都在学习日语、接触日语。当时地处白堆子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在北京招生，父母帮我报了名。按照当时学校的计划，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这样的一贯制培养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但是这个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复课以后，学校恢复上课，当时是中等专科学校。

我们在中学一共上了四年，一直到1974年毕业。毕业之后就去当了中学的日语老师。当时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开设了多语种教学，除了英语、日语以外，还有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毕业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北京市各个中学当老师。当时日语学习者主要集中在西城和海淀。我当时是在北师大旁边的明光中学教日语。我毕业的时候大概十七岁不到，教的学生大概十四五岁。实际上那时候我不是很愿意当中学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太甘心于做中学日语老师，这是因为也没想到将来还能够上大学（当时的大学没有招考）。

恢复高考后，我马上报名参加了考试，考上了77级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77级那年考试特别晚，是在秋天进行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2月了。当时北外师资不足，刚好有我们这批白堆子外校毕业的学生来报考，后来学校领导就考虑将我们留下来，增强年轻教师的师资力量。当时北外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各个语种都搞了一批提前毕业的学生。我们是1978年2月份上的大学，1979年5月就全都提前毕业了，大学只上了一年三个月，然后就留下来当老师。但是从心里来讲还是想继续学习，当时系里面也想继续培养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正好赶上1979年北外日语系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留下来的六名年轻日语教师就跟着研究生一起学习。那时的研究生只是研究生班，还不具备硕

士学位的审批条件。研究生两年毕业，毕业之后正好赶上大平班开始招生，又去大平班学习一年，之后又被推荐去神户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博士，1989 年从神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问：徐老师，您一路被推荐，有什么心得吗？

徐：其实我们刚被留校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因为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家最不愿意当老师。学了外语好不容易考上外国语大学，都想当外交官。当然后来能够被推荐去学习，跟着北外日语系研究生班一起学习，之后在大平班继续学习都是很好的经历，再后来被推荐去日本留学也是自己向往的事情。

问：您学生时代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您喜欢日语吗？

徐：我学了日语以后，确实是很喜欢，当时看见日语的文章就有阅读的欲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我记得刚开始去明光中学，图书馆的老师说图书馆有点经费让我们这些年轻老师去买点书。到了外文书店，里面什么书也没有，只能买到《人民中国》，还有一些小人书翻成的日语版本，比如说《小兵张嘎》的日语版。我买了之后放在图书馆，再把《人民中国》借出来阅览。那时候看《人民中国》每一段都会遇到需要查的新单词，当时那本《人民中国》杂志被我标注成满满的红色。有些内容比如句型和助词，光靠词典上那些解释也不管用，自己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然后一个月跑一次白堆子外国语学校请教自己原来的老师，老师解释完之后，回去再查词典。

那个时候正好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几位老师一起编写了一部词典——《详解日汉辞典》。几位老师觉得我挺好学的，就让我参加了编写工作。刚开始我是帮老师们抄卡片，后来出公函把我从明光中学借调到白堆子外语学校正式参加词典编写工作。这本词典收录词条大概三万多个，因为参加了这部词典的编写工作，等于是把三万多词条过了一遍，为自己的学习打下了一个基础。

问：机会总垂青于像老师您这样好学的人。老师，您是怎样走向日语研究之路的呢？

徐：1979 年北外招收第一批日语研究生，当时研究生班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觉得文学还是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感觉语言相对比较客观，所以在研究生班的时候就选择了语言专业。上研究生班虽然没有硕士学位，但也要写论文。我研究生班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日本語の擬音語・擬態語の総合研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综合研究》）。论文当时